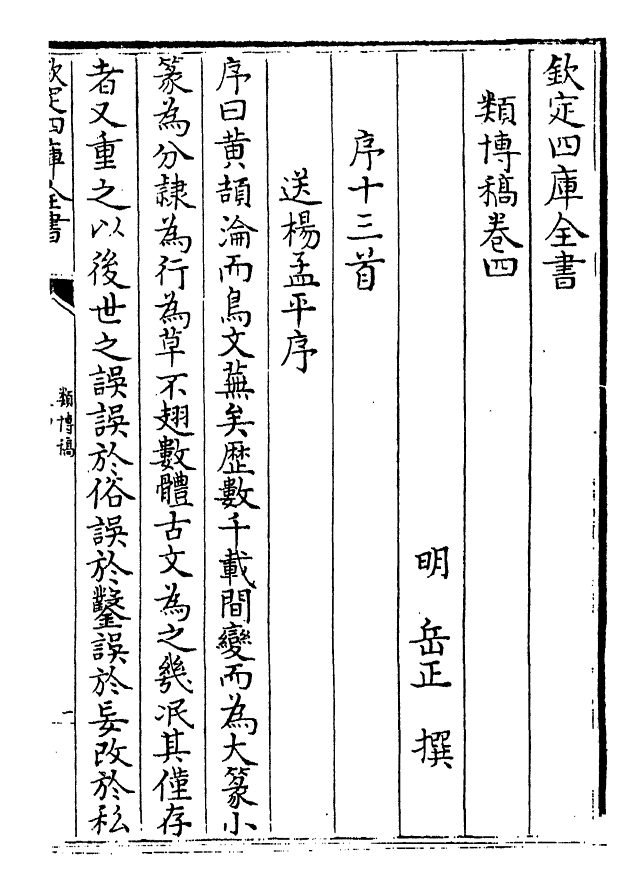


集部



類博稿卷四

明 岳正 撰

序十三首

送楊孟平序

序曰黄頡渝而鳥文蕪矣歷數千載間變而為大篆小篆為分隸為行為草不翅數體古文為之幾泯其僅存者又重之以後世之誤誤於俗誤於鑿誤於妄改於私

說於忌諱固不一端嗟夫能不為六經悼乎夫六經古文也古文不明六經烏乎明哉秦漢以還其欲埤益古文者有蒼頡訓詁三蒼埤蒼廣蒼訓纂說文字林字苑書苑字統之類出焉是非無功也然書愈出則文愈晦豈其人自為書家自為學之故邪四明楊孟平世攻篆籀慨然以字學為任嘗曰古文之不明也久矣我將以我所得考偏傍辯俗正訂誤謬黜浮偽集諸人長成一家書以扶樹道教顧縻於役而力焉未逮也今年孟平

拜官南京印使印使之職所以同天下之文者也吾用是知孟平之志果將有成而古文之明有待也孟平戒行酌以為賀又從而致私囑曰書成幸以寄我

延從吉拜浙江都司經歷序

談者曰國家承平近百年文德之化溢乎四海而閩越之醜狙武功之馳驟脫羈逸以跳梁躑躅於山林海島之間有以也使環衛之吏簡其士馬精其器械關險固而防禦周彼雖狂猘無以施其蠆蠚所謂潛驅暗讋其

奸者也不爾之慮俟其有警乃起而爲之圖不亦晚乎又曰爲今之計方鎮之將卒難得人藉其名號以令於下誠得智計之士如范孟博之於宗資岑公孝之於成縉其於盜賊乎何有正統某年廣陽延從吉以鄉進士謁選天官量材知知其習於濟時之策也擢浙江都指揮使司經歷蓋都指揮使司者軍政之領而經歷者實幕典之尊也浙江之境腹百粤而股肱七閩七閩之盜方唤然崛起僭名號置官屬以轉刼州縣熾焰未滅而

浙越之蠢閭示乘風而嘯栗豈非其功業建立之時乎夫盤根錯節斯足以分别銛利鷙悍之獸衆人之所怯卞莊馮婦方喜其得遇而爭攖之才與器固不同也況從吉長長京師游藝侯泮陟鄉貢士與予同游太學者幾十年其所見聞知識稱為通材可也況其乃祖喜由臨漳尹承中都留守事軍旅之政得之家學其所以成范岑之功以副談者之望固可俟矣

都門别意詩序

别不足道也壯夫不言别别而有意必有以也夫自桑弧蓬矢之禮作而别為丈夫之常故抱被入直顧婢子語不能休者君子譏之然人有同類以義而聚以道而求以心而契所賴者相資而成相觀而化相容與而樂一旦有彼此之適在進修者無以考德而徵行則孰與切磋在事功者無以並興而偕作則孰與有濟在心志者不能莫逆而忘嫌則孰與安生是以不能無離羣去偶之思也是故梁山烝民之雅作於周河梁驪駒之典

作於漢南浦之歌作於胥陽關之詞作於唐夫功德如吉甫豪傑如李陵文采如江淹王維豈區區為兒女子態者何不安其常如此哉其所存雖有大小之殊然各有意也鄉貢進士劉寅仲今年舉禮部乙榜自以為未足將欲豁襟抱廣聞見有慕乎太史公之遊也維揚實父母之邦先壟在馬展祭之暇則凡太行之高碣石之雄吕梁之險淮濟之深長江之大又皆足以沃目而厭心者於是白於親告於友朋僕夫介李征馬在秣諸與

遊者知其不可遏而留也於是作為歌詩凡若干首遨予為序予觀其所為詩皆取乎烝民梁山之意不但如漢儕以下所作諸君又以義而聚以道而求以心而契非徒別者也故以是發作者之意

九日感懷詩序

人之於憂樂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可已者以人非憂樂之真也不可已者以天憂樂之真也九日感懷之作其憂樂之不可已者乎吾友姑蘇陳君緝熙家素儒者

乃先君嘗坐累謫戍邉海竟殁配所緝熈慮非立身顯名固不足以致養其母樂其昆季昭盖其考之不幸於是别母弟於盖牟流離蕩析辛勤來歸依舅氏太常少卿王公而學焉正統九年甲子用試於有司遂與計偕比進禮部得校官辭不就乃卒業太學槐黄之後九日歘來坐圜堵以聽簡書於斯時也感時序之易流歎年齡之將邁抑欝邅結之懷其能已乎是故風木勢變而死者弗作可憂也時命方蹇而生者弗顯可憂也鶺鴒

載分而足弟弗守可憂也標梅云實而伉儷弗時可憂
也憂於心宣於聲音成於言辭暢於節奏而為歌詩亦
固宜矣嗟夫世之人未嘗無憂樂也窮則慼慼於貧賤
達則衎衎於富貴所以為憂樂者率以人也可已者也
非憂樂之真也乃若憂以天樂必亦以天致憂樂於不
可已之真如緝熙者幾何人哉然則君子之讀是詩也
當知緝熙之憂樂知緝熙之憂樂果天也真也不可已
也則亦當知緝熙之為人矣詩以杜子美詩四句為韻

韻各八句凡廿有八章從而和之者又若干焉後之繼其聲者不與也正統丁卯冬十月望日比舍生岳正序

壽吳景嚴翁八袠序

善養生者莫如老莊莊生論衛生之經也大都忘富貴遺情欲外形骸而任真尚適逍遥委蛇同波於物則形全精復與化推移而壽考矣信哉詸富貴則心動恣情慾則心蠹飾形體則心惑一有所著則其心受傷而不得其所矣心既不得其所將以偽汩真以拘害適安能

同波於物與化推移也邪故曰忘富貴遺情欲外形骸者非知是道者不能也吾姻家吳翁景嚴世居都城爲大興著姓頎身蒼髯若厲而溫望之脩乎若喬松勁栢獨立乎歲寒之表者也少丁艱虞嘗與母弟誓各立業後皆有成翁獨推與二子容斌而理之二子之才既皆足辦承顏順色雅副本懷遂於婚嫁之後不關世務閉戶危坐焚香習靜時或登高舒嘯臨流興嘆景與意會輙徘徊容與莫測所涯以是占之非與予所謂善養生

者類哉乃今年六月廿有九日值翁初度屈指甲子盖八十年康强精健繞如少壯方來之筭詎可量也凡我姻黨置酒稱賀竊原翁之所以得壽者果非富貴情欲形骸之累以戕賊其性靈而又得夫賢子孫以副厥意者書之使後之人知翁之壽非幸而致也

送張鳴玉詩序

軍法必世繼繼絶以嫡嫡絶以支支絶以同姓不奉上詔旨不得遽自免免者非國戚黨必左右大臣不爾亦

親幸眷愛最貴重者不戚黨不左右大臣不親幸眷愛最貴重者冠方冠被褐布衣徒馮其所脩掉三寸之舌談笑而免焉此其人也顧不可常乎哉張生名珩字鳴玉世居錢塘錢塘人有軍於黔者絕世無繼有司以鳴玉父為同姓當往鳴玉曰奈何有親不得朝夕繼養乃今坐苦萬里戍邪請代以行主者以故事育德郡膠者不必遽遣貢于大司馬大司馬上于天子天子若曰昔者明王立賢無力尚旁求俊彥於污賤而致拔擢焉顧

可重辱吾士而納之尺籍哉詔近臣試其藝詔大司馬去其籍詔黜守臣罷其役生乃得復故膠卒業待用嘗與游者樂生茲舉之盛相與送之作為歌詩圖其大意彙次為書謂正宜序所以作者之故正不佞竊頌天子之德喜儒者之足貴而著士之所脩果不相負如是也於是乎書

贈陳景常序

妻亡而不再娶禮乎曰非禮之經禮之權也男子生而

顧為之有室將以傳繼嗣奉宗廟是固不可以不娶娶而不幸或亡則為之原情制服服盡而再娶焉不如是則繼嗣不傳宗廟莫奉亦君子之不得已者禮之經也娶矣或中道而喪或垂世而逝不獨有子也而又有孫不獨有孫而又衆且賢也如是而復娶不幸而遇不肖之妻其不至於虐孤遺閻骨肉産蕩而家破者不已焉然則繼嗣不絶宗廟有承與其再娶以亂吾家孰與不娶以全吾美此禮之權也西安陳君景常者家富而睦

景常嘗娶於馮生二子曰志曰意而馮以疾卒景常為之制服服已而誓不復娶有勸之者輙曰妻妾之奉人情也吾非惡此而逃之然高宗賢君也而以之逐孝已吉甫賢臣也而以之殺伯奇或出於人之所不意吾所以上法曾子而下從王駿者殆以此也况吾二子者甘旨之奉嘗足吾安之而不知其勞諸孫之繼嗣者又森然未艾而爲嘗者之有其人也又何必急於自奉而忌利害之或然者哉今若干年矣夫富者心易蕩壯者慾

易生若景常者當壯年處富家而不事再娶非達禮之經而以權行之者能是乎哉李穆氏者其親友也謂予言固足以彰其美而請於予君子樂與人為善則予言固有不可已者也

日新齋詩序

齋而有名非古也而又咏謌之以詩可乎曰可也舜登歌於堂禹書砥柱湯銘盤盂武王記丹書於席之四端周人於几於鑑於杖於帶於履屨於鼎釜於觴豆於戶

臚於弓劒戈矛莫不有箴衛武公耄矣在輿有旅賁之
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
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徵是而為之齋
有名名有詩以發其義而因之以自儆也又何過哉延
陵朱生世昌者善慶翁之孫維吉甫之仲子也資性明
敏踔絶而莊齒雖弱冠屹有成人之望嘗擇所居之勝
別為小齋羅以經籍環以圖史旦暮從事於中以藏修
其業取尚書之義題曰日新示自勉也朝士大夫之能

言者多為詩歌以相勵其勤大篇鉅章炳乎其文婉乎其義渢渢乎其可諷而玩也嗟夫處於齋顧其名誦其詩而繹其義固宜惕然於懷兢兢自圖而不敢以怠心乘之也夫為學而不敢有所怠則終始如一得日新之道矣雖聖賢之域可躐而至矣況於功名爵位之餘哉陶侃曰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是則舜湯武之聖衛武公之賢且老皆可推而儆也文昌之為是圖也不亦宜乎少司成梅菴先生與善慶甫有鄉曲之好

喜故人之有後者若是既為之次其篇彙而成帙又命其門人岳正序而歸之正序

贈李景淵登鄉進士序

古稱燕趙多豪傑之士自三代以還歴漢唐宋以其道德文章功業名世者可稽也或千里而一人或數世而僅見未聞聯肩以立接趾而進者其故何邪若吾鄚也襟上谷帶滄景灤潞環於左恒岱峙其西奄全燕之腹心而有之自冠征東之外所謂道德文章者略無其人

具又何邪謂山川不足以鍾人之秀而岳降申甫涉於誕謂土地不足以宜物之材而禹别貢賦幾於誣嗚呼孔孟生而鄒魯之賢盛程水作而閩洛之儒起鼓舞於前者既有其人而其勢不得不興起於後故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者此之謂也鄒之著姓曰李氏其曰濬字景淵者又李氏之彥也始予遊邑庠庠子弟如景淵輩皆願與予遊景淵又嘗質其所疑於予是於予尤厚者也自予預鄉薦及進士第入翰林十三年為五科科不乏

人乃今科鄉貢則景淵是也景淵素負氣任義好談論古今人事業時時有激烈之聲盖其村固豪宕者目予數輩登臺閣列部寺以自致心實好慕砥礪磨淬不少懈惰又得今翰林編修呂公為之師故其學愈進業愈成挾之進取一舉而售也同盟之士謂科目者實網羅豪傑之具景淵於是選而負有豪傑之名必與古之豪傑自處他日第進士官樞要而不大其功豐其業不止也宜有以贈而推予以辭予故述吾鄮人古嗇今盛之

由以為景淵勉則凡吾同盟而未進者未必不因之以儆也

送邱仲興歸嶺南詩序

仁者不必壽賢者不必貴古有斯言也使斯言之果行則天理幾乎熄矣作者唱於前繼者和於後從旁而證之者又拾夫跖蹻孔顔而為之辭不至於蘧廬宇宙灰木心形糟粕仁義而不止嗚呼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微斯言吾見其誣天枉人相率而為溢滅之歸也

久矣吾友邱仲興嶺南之進士也甲子之秋以有司首薦進於春官得乙榜輙辭不就盖吞舟之鱗必洪濤巨浪始可以揚鼓其鬐鬣而尋常之溝壑有不能容者毋足恠也於是薄遊太學友天下之善得麗澤之益爲多再舉而再屈焉議者謂其抱高世之見擅逸倫之才之行立要津掏取青紫宜如俯拾芒芥顧乃徘徊逡廵抑而弗升虎豹之炳蔚未彰而章縫之服緇如也豈天道之信乖邪所謂貴壽者真不可必也抑惡知禍福倚伏

得失乘除者乃大道之常哉或者天將玉吾仲深於大成如孟氏所謂授以大任而先困苦之以增益其所未至焉者但未能逆知之耳儒者如屈平柳子厚劉夢得之徒咸有天問天說天論之辭子厚夢得不足道也如屈子之忠憤亦假天而洩之吾恐仲深於此有不能忘情於天者也仲深將南歸瓊山省二親於故里所與厚者各為詩以宣其懷吾因推天人之理而為序以暢之

贈洪君景隆僉憲湖廣序

刑科給事中洪君景隆初以諸生釋褐法從受命惟謹遠近咸宜以才進也厥既莅位功與職符維父母妻允膺顯封以德召也今年之夏洊被寵推僉憲湖南爵位尊要以名陟也其同好者慶鴻漸之愈盛念馬睽之暫違乃以紀事之辭屬予予不敏何足以當之雖然授簡實録以寄勸戒者史氏職也予奚辭乎今夫國家之官人也於法從郎署之賢簡其歒歷既久聞望兼著又必得廷大臣推而揚之無異同者然後得以貳藩臬統治

外諸侯之理以當一面之寄是故其位尊其職專其任重且要宜其所選必如是慎也然而以賢而得者其行或不掩以能而得者其才或不勝以名而得者其實或不副是以公卿之位屢虛而褒擢之典常滯者豈善始者不必善終邪抑有之而娟嫉者不能容而拒之也夫軋乎名位之未達必黽勉惕勵以為富貴之媒能不肆意放情於盈滿之餘乎捐志節縱逸欲不能以收功名之高價也亦其勢使之然耳經曰祿不期驕位不期侈

豈不信哉今洪君轂法從以紀綱方岳之政自卑而升高有有大用之榮違內以補外不無離羣之戚因其榮戚而為之憂喜者人之情也嗟乎榮與辱對去與來因喜其榮必憂其或辱惜其去必冀其復來辱必務去而思進於愈榮去不茍肆而志期於来復此僚友之至情贈言者之本意也

送王德夫分教新喻序

匡衡由文學以相漢楊伯起位三事而升自講道賈逵

鄭玄之徒皆教授焉以遺其芳於百代然則師儒之職何負於士而士苦厭為之哉吾之為道果不足以觧人之惑應人之叩成人之德達人之才於是乎遜之而不敢居辭之以不必就度力計分斯其宜矣乃若慕榮進羞恬退逃澹泊趍勢炎舍吾弦誦爼豆之委蛇而甘心乎簿書期會之冗長徒養其身以粱肉文繡之倩美而不顧夫罪辜勞瘁之斧斤以戕伐其性靈是急得失於目前眩榮辱於頃刻而無遠大之永圖者也若夫修吾

身適吾志安居所寓以聽吾定命于天匡楊之位賈鄭之名初不吾覬譬若聽不離目影不違形亦不能舍吾而他適耳此則君子之自待也若王君德夫其以君子自待者歟德夫名讓錢塘之士族冑也遊學郡庠丁卯之秋用所學膺鄉薦来登太學而所得益富今年春試於南省得乙榜慨然就之拜訓導於臨江之新喻其信其道足以模範乎後進者歟其能修其身順適其志安其所寓以聽其命於天者歟其不汲汲乎爭得失擇利

達於目前者歟嗚呼進可以致輔相退可以流聲名者吾於德夫見之矣或曰彼顯當時而後世者匡揚揚賈鄭而下世不多數也而子以為稱不幾於迂且誣乎曰吾所謂君子者居約而泰用詘為信如金之處煅而玉之藏山也挺正色於烈焰騰神光於頑璞亦烏得而槩之彼移於位溺於養甘於暴棄而不知以自振塊然儕草木而同腐者衆人之常也德夫有君子之容必有君子之節吾安得以庸衆人待之哉

贈歸德衛指揮同知熊君序

晉作中軍謀元帥於趙衰而郤縠之進實以閲禮樂而敦詩書之懿是舉也雖足以仰高景行於百代而不能以祛兵家之惑黜仁義尚詐力孫吳之數也徐偃不忍鬭其民而走死成安泜水之辱置奇而任正建牙分閫之徒往往藉口而譏笑殊不知非禮樂詩書之罪抑不善用禮樂詩書者之罪也是故御軍以嚴撫軍以仁使軍以義料敵以智克敵以勇服敵以信稱善陳者能出

於此乎不出乎此而譏禮樂笑詩書以為迂者雖得必失雖成必敗雖强必弱又安恠其終鮮良將於天下後世哉嗟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尼父之談信矣始予奉使荆襄取道睢陽訪張許之遺烈而郡主將江陵熊君之子曰振者以予妻黨趙千户遜謁我於傳舍與之坐而詢之其器宇言論藹然禮樂詩書之著也今年冬乃狗以疾謝事而振膺為歸德衛指揮同知遜方宿衛京師請予製辭為贈予惟古之名將得吾儒之糟粕猶足

以揪閡其事業振播其聲光而爍爍於今後又况於周旋乎禮樂詩書之間者哉振也席有累世之業遭國家求將之時茍得志焉宜以古之善用禮樂詩書者為法其毋使談兵者藉口而譏笑可也

類博稿卷四

類博稿卷五

明 岳正 撰

序十二首

潘尊用拜吏科都給事中序

正以罪去國比入朝七八年向之所與共事者十得五六而所謂同年進士者僅十數人而已此十數人者多在郎署不聞有所振拔又間有引而去者其在給舍纔

二人而閣雇淪尊用其一也尊用以天順八年之秋始用資序拜都給事中於吏科夫六科之任古納言之官也讒說殄行無世無之而後世風移俗薄較古尤甚如卷伯青蠅諸詩所言者當堯舜在上禹稷契益皐陶伯夷相師讓於下不能不資龍以保極盛之治後世願治之主欲比隆前古而不求賢給舍以任之豈不尤難乎哉先帝在御乾綱獨運羣臣將順之不暇若吏部者又得老成心膂主之為吏科者固無事可駁也然容生寬

寬生縱縱生姦亦其勢之所不能無者尊用受命適承其弊初不以聲色動之而彼各自檢點以或有過之是懼者亦有矣夫楊綰之賢未足以格天動物而白麻一下雖以郭汾陽之元勲名德亦為之遜黎幹而下不足道也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者如此然所謂賢者於世多不見用用亦不能大大亦未必能久何邪盖賢者自處淡然與物無競其功名事業必因事會而見未嘗汲汲以求之不我用焉雖終老於耕釣不悔也若尊用者

一官二十年循資緣例始得一調此巧宦者之所譏笑而正所據以知其為賢者也雖然一給舍尚能如此使舉而措之百僚之上則其事業炳耀上躋唐虞九官之盛其孰能禦之哉遂書以為贈

孫宗理拜户科給事中序

當天下多事時屠釣椎埋商販傭隸之徒其建立功勛樹植事業分茅土於當時垂聲光於來世載諸前史者何其多也若空谷考槃之作乃或見於盈成之日者豈

非天下既定權制既立狃以犬牙臂指之勢雖中才常流亦足以守之雖無大善亦無大失是故有賢哲豪儁之伏於氓庶者不得其機以進秖槁項轗軻老死困斃於林藪塵滓之中而已矣當是時也得美官據要津執樞管以激昂時事可以轟天下之姦可以建天下之利可以更天下之化亦豈非賢豪者之榮幸哉齊東孫君宗理今之所謂賢豪者也乃祖若父皆用才武從事為司牧之屬於外宗理績學邑庠甲子之秋應有司薦入

太學為諸生者三年矣今年秋以名進士拜給事中於戶科夫給事者天子之法從不但專補過拾遺之任而凡政事之利病人材之賢否民生之休戚皆得以肆論駁議而無所諱此賢豪者之所願為而懼不能以必得也宗理以齊東布衣從事乎文字筆札之業一旦起而當之得以發蘊蓄伸抱負設施其生平之所學未必不思其時機之不易遭遇之甚難而以中材常流者之為耻也

贈濟南楊同知序

始吾取友天下於桐城得二人焉前户科給事中今知應州章君廷言其人春温玉潤不但其文之蔚才之敏也既又因廷言獲交今刑科給事中姚君景暘景暘之於廷言蓋符合而劑契焉者夫楚俗雖文其性慓輕此兩人者固非風土所宜得必有所自而然者意者其得師友之淵源乎不然何其藴信而虎變若是也遡而求之得楊君必貴者焉君世家撫之崇仁以其藝雄於大

江之西宣德乙酉魁多士於薦稿癸丑之歲始就乙選分教於桐城者幾十年而兩人者受業門下親炙最久咀味文翰之華濡染道誼之雅祛悟而性覺匪習而天成出能易售試必有功故治民者稱守令之循在朝者得侍從之體皆楊君之力有以造就之也譬之觀踞於市鼎鍾罍缶之制雖殊而小大高下皆中倫度然後知其出於一型一模而陶冶者鎔範摶埴之精比楊君去桐城以功最被選陟為魯邸紀善自紀善登上相為長

史有賢能聲今又改同知濟南府事盖旌之也於是景賜既喜其道之得行而於睽違之念又有不可已者屬予言以張之嗟乎古人有知其客而信其主者韓退之於宣州是也其或未知楊君者請觀於吾友廷言景暘兩人者可也

贈龍叔旦先生序

東里先生之高風足以凌駕一世天下所共聞者也曩在政閣所與游好者其在朝則盡名公卿布韋之徒苟

非鉅人碩士不直不得朝夕亟見以親道德之光雖欲望後塵而雅拜之亦未易也正時童丱受學門下先生以故人子嘉與惠之每嘉客至未嘗不得見也先生之重客有若叔祭龍公公用鄉進士歷祠祭儀制主事公之少子今文選郎中士郁亦用進士為中書舍人正皆得游於其間當是時人皆以榮正正亦自侈其所遇於朋輩中先生既捐館舍公亦以疾引歸正方抱羊曇之悲不釋也乃今猶得與文選君日相追隨是以前年識

公之嫡士熙士熙用薦分教於淞庠今又拜公之季叔且竊歎公之門兄弟父子何若是之皆賢也嗟夫萬物者天地之委和也至和之氣亂氳磅礴其發於浮沉上下者猶足以為景星為卿雲為甘露為醴泉為芝草為連理之木同穎之禾為赤麟白鳳元龜神龍天馬之瑞其精英之鍾於人家國者上者為聖次者為賢為能為技藝固其理也今至和之氣委於龍氏之産不能不賢譬之武庫之所藏大廷之所陳非奇寶重器不與也又

何恠哉叱者邑大夫以叔旦之賢薦於朝朝議韙之茲拜湖廣按察司照磨東里先生之諸子尚寶丞叔簡太學生季柔諸孫晦之於龍氏固通家子而尚寶君又嘗館儀制公之貳室於叔旦為諸甥也故合其弟姪送之謂正託交於龍氏者久又以文字為職宜有所述述東里先生之高風而龍氏與之締好如是使人可以遡是而知叔旦之為偉人碩士庶幾有以信於今後也

贈知振綱刑部主事序

儒吏二乎哉不二也不二也而孰與岐其名盖亦世之汙隆而為之歟夫儒歟吏皆政之體也周以上世升而隆其政本於道而聖人筆之以為經周以下世降而汙其政出於術而法家因之以定律儒通乎經而吏明於律其本末始不一而岐之使二者道與術也然經之約民也大而疎律之防民也細而密密者之失必酷而疎者之獘迂迂此其勢然也是故自入官議制之有辭沿至于今從政者不能任經而黜律君子曰資儒以為吏

斯可矣陵川之著姓曰和氏世以官業雄於山西振綱者又和氏之秀也大父好古府君通詩書二經嘗用薦領教於廣平乃尊翁自鄉進士三教於郡邑最後仕為王官其聲勃如也振綱傳其家學以明詩薦於鄉入大學學與行皆足以齒英冑而無愧今太子少保蕭公為祭酒將以病謝去而振綱慨然倡六館之士伏闕請留之於是一時師生高其義願識其風采締交望好者恐後去歲取進士第觀政於秋官大司冦疏以為屬拜福

建司主事素與遊者思有以贈之而屬予以辭孔子曰盡法無民豈非傷法之流於酷乎今之所謂良執法者大歸以能不遺於律而得稱也使犯者有隱情而不能以自明司刑者執律而臨之曰法當如是乃孔子所謂盡法者也如必以盡法為良茍熟於簿書者皆是也何必儒者儒者必不得已于是知不屑其所謂良寧自擬於迂者而不辭也振綱儒進而吏任固非自貶以徇俗者但名位權勢足以移人之守吾又安能為之默默邪

嗟乎前史所載者有曰董仲舒公孫弘兒寛三人皆儒者通世務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葢所謂資儒以為吏者也然曲學阿世卒不能逃轅固生之譏則其優劣又可見矣君子之自處也可不慎哉

浙水較文詩序

文士之末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知文亦難矣莫加善者之文易詩書春秋禮樂皆載道之器語曰學者守一經皓首不能窮不能窮者不深於其道也道不深

而強自誣曰我知文我知文何異乎審音以瞶鑒色以盲其不白黑而濁清者亦幸中而偶得耳夫何恃而可信哉試嘗論之世之能文者孰加於周公孔子周公傳易孔子繫之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為一辭之賛則知雖賢者猶不足以知聖人况以不賢而知賢者乎是故皓首不窮之談非誣人者也雖然周公孔子不可尚矣漢以還作者甡然而獨名揚雄韓退之為能文雄作太元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覩劉歆覩之詆為覆物雄之名

蓋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為文而為舉世之所不好退之之書自宋歐陽永叔始以雄退之之作者尚晴於當時而有俟於後來又況其下者乎其或見推致與於流輩時俗者非借重於高譽託筆於時名如左思之賦張華之詩則亦下里巴人之唱和非如體道者真有所見聞而黑白清濁於去取之間也嗟夫作者代有而具目者不多見知文之難其亦信矣哉郭明郁彥文蜀之長壽人也以春秋發解嘗分解於

晉寧古鄭二邑陟學録為今附馬都尉薛桓賔師授徒京師京師子弟各以其所習經求指授者未嘗辭之其處而稱達才出而掇巍科躋膴仕者問其所從遊則曰郭先生吾師也予用是聞其名熟願見而未暇也景泰庚午之歲明郁將校文於浙議者謂山之東西中原之鉅藩也而江南文物浙水為盛明郁乃能歷持文柄其延譽於天下也又何博哉於是相與咏歎其盛形而為詩詩成授予以卜氏之任嗟乎易之奇書之古詩之婉

春秋之簡嚴禮樂之辯博其義奥其辭微其文未易以通也而明郁能指授諸生使之有成非明於道者哉夫既明於道而用以觀人之文是非美惡之辯有不能逃於洞矚鑑照之下者矣今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所謂楊韓之徒者明郁自蜀來京師嘗徧觀全晉放於齊魯今又南游兩浙其亦有所謂其人者乎使其果有而亦願見之否乎予嘗怪時俗流輩以知文自負者大歸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乃今得明郁明郁其亦有意於是

其言乎則吾求償宿昔之所願見者而與之雄辯天下之文於楊韓之後矣姑書此以為先容

贈許節之拜闕里奎文閣典籍序

孔子之道其大而遠蓋與天地等耳聞其遺風被其餘澤企仰其末照者愚可以智怯可以强狂可以聖不肖可以賢雖夷狄亦可以華夏況不愚不怯智勇而賢者邪以智勇而賢之資得以官其家處其鄉里交接其子孫是入道德之府坐禮樂之塲而為觀化之游是足以

薫陶其性變化其質亦審矣其有不為聖賢之歸者乎此君子所以為許君節之慶也節之名越世家究之寧陽大理少卿道中先生之仲子也節之侍先生居京師得庭訓而傳其家學燁然之光焜耀於外孚達於人人令襲封衍聖公彥縉得而賢之薦之於朝拜闕里奎文閣典籍命下之日與之游者相與贈之而屬予以辭嗟夫天下之為學者莫不願學孔子孔子之書徧天下其為言也似易而實難似近而實遠似淺而實深譬之南

金美玉之出於山夜光木難之生於海聞而知之固衆人之所同茍非躋萬仞没重波不能握而有之傳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是己令節之於茲行也盖造孔氏之崐岡溟渤而居之不患至寶之不得所患者不能高躋而深没耳若曰以今日之峩冠大帶得命服之榮為節之賀者豈惟不足以知道抑亦豈足以知節之哉

送江用良南歸詩序

士之於志也不難於立而難於守耳登高而遠望覽古而悼今事機觸於外而激烈奮於中當是時也撫劒横槊慷慨賦詩指天日矢衷愫可以摩霄漢而摧金石雖萬夫之勇亦莫得而奪也及乎歲月流邁功或不遂進無所援退無所據言焉而不信於人行焉而不合於時貧窘涸辱勢利勞苦之足以動其心者又困偪而拂抑之則向之所謂摩霄漢而摧金石者日鑠月蝕將燼滅渣蕩委靡沉淪終老而不能以振者比比然也嗟夫挺

摽於百瘁屹千仞於奔流歷霜雪而愈勁涉風濤而愈
固茍非持其志不暴其氣者烏乎能哉吾友錢塘江君
用良績學杭庠志在科第自發解於浙藩凡三辭教職
於禮部優游太學者十年於茲矣凡所謂貧窘溷辱勢
利勞苦之足以動心者備嘗而歷試之宜其不降志茍
就以求速達也顧乃施施衎衎坦然由之而不移遑遑
焉淬勵刮劘如有程督之者必欲得科第以致身而後
已焉是蓋其立之也非一時之感而持之之固又本於

平日所養之善其於取舍出處之際有餘裕者亦宜矣雖然持其志固難而行其志尤難得之於貧賤者或失之於利達得之於辛勤困若者或失之於驕奢僭侈此又予與用良之所同戒者也用良既得奏於禮部以疾未登大廷之對將南歸省其尊翁於故里凡與游者咸送之以詩而予之出處又頗與用良合故僭述其志以為序

贈梁先生助教國子序

君臣主義父子主恩恩義兼主者師生也先生不作大道就晦君臣之際輔以典刑而或者罹刑以傷義父子之間本乎天性而或者違性以賊恩彎弓而向羿操戈而叛何者又何足怪哉以今言之在上者提符信執教條皐比而坐以名先生於堂上在下者服章縫挾書册鷺序而立以稱弟子於階下此天下學校之師生也徒以勢力假合而强為之號耳夫選一郡一邑之賢俊而聚之一官有勇者有志者有巧者有能言者有尚氣而

無所撓者其才氣之美固有不同者也臨之以勢齊之以法可以使其面從而不能得其心從可以使其貌服而不能得其誠服為之師者不其難乎順天府學學之宗也而設於京師京師之大賢才之淵藪士之游其地者得於耳濡目染之餘所謂智者勇者巧者能言而尚氣者葢有不問不知不習而能者也毗陵梁先生惟介轉自武學教授來司厥政談者率謂凡為京學當從事於精神勤敏之間苟約束不嚴教條不密則貴游貨遺

有以間之未見其可也先生方一切去之旦暮坐堂上而操其要領任眞率意澹若無所猷為者然而智者忌其謀勇者失其強巧者閉其能能言者收其辯尚氣者更其勁直而為和順彼此不忌而上下交好懽然其恩截然其義何其盛也今年先生陞助教國子京學諸君不忍先生捨己以去相率以情諗之於予予故述其所由以為先生贈云

送邱孟博典教宜興序

予與孟博居同處業同經相往還者幾二十年予濫竽文衡而孟博抑在乙榜縱孟博不忍咎予予於孟博能不忸怩於懐乎予負是未得往慰孟博孟博之趾已造吾廬者屢矣予强以不敏謝過然口與心牾不能不囁嚅而齟齬也孟博騣然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乎夫今之科目異於古之鄉舉里選鄉舉里選任情科目任法法有疏密而士有淺深以疏密之法求士得士之淺者已云幸矣譬之恃遮河之網而漁於濵渤烏能使

其不漏於鯤鯨者哉况所貴乎科目者為時所尚易於通顯而已上焉者藉之以行志道下焉者資之以取富貴富貴有命而道之行否有非人力能强之者故孔子曰道之不行命也且吾受命於天而一食一飲已有定分少小學道已踰不惑其於得喪譜之熟矣猶昧之而不知所止者亦惑之甚矣吾子不量而以是見待又何遇之之薄哉嗟夫子與孟博居同業同往還者若是久矣徒知孟博學問之富文辭之妙足以第進士今不見

牧於時為予過而不知其所養者若是之高也是得見粗而未得其精不徒以此增愧而又以此增懼曰苟用是以待天下之士能無失焉者乎士有養者必有所容有所容斯有所受若孟博者雖受之以公卿之大不憚其不能勝矣何止於一校而已乎此固無待論者予獨述其語以為怨天尤人者告焉

送陳緝熙使朝鮮詩序

昔唐殷侑使回鶻韓子稱其適萬里外國畧無悃愊離

別可憐之色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考之於史吐蕃作厲與唐終始回鶻有國實界厥埸既曰於唐最親曾不能結鄰服貳以輸畏天之悃顧胡無人或昧所從所貴乎行人者宣倡大義以開道之俾之陳力就列云爾故曰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何也侑之知既不及此而退之贈言又無以諷之者徒以區區辭色遂漫焉以大丈夫許之大丈夫之所為也固如是而止乎哉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退之固不失言矣然而謂

之非溢美吾弗信之矣天順改元天子以復辟詔天下特於朝鮮寵以侍從於是翰林修撰陳君緝熙載命以行時凡餞者各伸以詩詩成宜序正乃作曰方今内外罔不臣妾兀剌餘孽尚勤王師豈與唐之吐蕃者類歟若乃朝鮮爲國外藩衣冠禮義非回鶻比而勢據右臂掎角是宜投誠報效亦其時也如吾陳子士之通經知輕重蓋無忝於大丈夫之稱者嗟夫出境專利必有所處正安敢苟有溢美而阿其所好哉

送衛叔正歸省序

衛叔正君先驃騎大將軍左都督公之侄子今宣城伯平羌將軍公之貴介弟也始宣城公之鎮河西也求以自輔而擇昆弟之賢以請於朝故叔正是從今將東歸以省母夫人於濟南素與游者期而送之猥以僕文最稱襃揚且紀事有序不誣走伻鎮夷以請既不得辭又不敢妄有所論譔乃詣幕府以竊觀其下風焉相見也而得其貌之恭相洽也而得其情之真繹其言論而又

得其中之所蘊也正而富嗟呼我先公嘗與都督公俱以勇畧致身先朝班在右職以故予小子得與聞都督公之盛德大烈矣繼是濫竽館閣又從宣城公之後以事今上者前後歴十有餘年宣城之厚博精敏用建有國其於都督公也豈祁奚之午歟所謂是父是子是也今察叔正之賢又如是其於宣城也豈叔向之銅鞮伯華歟所謂難兄難弟是也夫何衛氏之多賢哉天之委和必萃於德門故世産賢哲亦其理宜也雖然史稱梁

氏起江左有功在民本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其子孫之盛甚至八葉宰輔此論固不可廢然亦本其名德相望世濟其美所以發其源導其流而揚其波者各有攸在也或曰比諸公之與叔正好也久固不捨其去而子之述畧不及也何邪曰古者别而贈言言之善者莫如相勉以徳徳莫大如忠孝叔正之來也以忠其去也以孝以孝為忠聖人大訓况所以報君上承父兄慰交游導揚其世澤者於此乎在彼固丈夫也其區區姁嫗兒

女子離別之談又可為叔正道邪

類博稿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類博稿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陳翼

類博稿卷六

明 岳正 撰

序十二首

壽石太夫人楊氏初度序

石侯之先宋人也凡三世守鎮夷矣以武徳将軍正千户為騎将至侯而名益著寻投荒而來既捻石侯之賢又因石侯晉見其母楊太夫人於堂退而嘆曰戴逵之

言蓋不虛也天順庚辰八月之望太夫人衣裼之辰壽筵載張英賢畢在於是麾帥鄭君舉觴作曰河西塞垣要地也而吾境寂居其衝所恃以立軍威壯國勢銷讋敵情者非騎兵乎今石侯身任騎將練習是勤撫循惟力而仁形義色足倡有衆者寧無所自也耶先將軍公忠義勇延譽上下勲未克成亟捐館舍當是時也石侯纔弱冠能以繼承為計至於今幾二十年累世之業愈隆無替先公之慶可謂遠矣敢用是為石氏壽又曰太

夫人稱未亡人獨綜内務早夜是勤家日用裕石侯雖賢微夫人教導勢不及此太夫人之德可謂盛矣敢用是為太夫人壽又曰富貴壽考固人之所素願致富貴壽考以隆奉其親者又其願之大者也顧非知力之所能而有天者存焉豈非古今之至難者歟今太夫人登壽六袠康強無恙命服是膺享有全福悠久未艾以石侯之為子也又能舉榮為養甘旨是供初無纖芥愁苦入其心臆以損其天真之樂是致富貴壽考以隆奉其

親者得古今之至難石僕之幸可謂大矣敢用是為石僕壽既又顧予曰今日之舉不可無紀夫子能不有意乎哉予曰諾考之古昔閟宫頌僖公也既受多祉黄髮兒齒乃上及於成風盖極頌禱之至情者無過乎此此舉也其庶幾乎況予雅知石僕者且嘗得展敬太夫人於此堂也其奚以辭於是乎序

張母杜氏輓詩序

大江之東有賢母曰杜氏莊静柔嘉勤儉而多藝能蚕

以父母之醮歸於毘陵張氏為廸功府君某之繼室鄉進士鑑之慈母凡若干年於正統戊辰冬以疾卒於家得壽六十有二鑑方謁選吏部聞母之訃將歸奔喪懷其恩德欲報之以禄養而終不能逮故涕泣而懇於人曰始吾父娶於姚生吾六年而棄其有家三年而杜母入繼其位自是吾父得以專事於公家而未嘗有內顧之憂吾宗服之親得其雍睦而未嘗有睚眦之隙吾家之僮僕未嘗不沐其慈而親黨未嘗不薰其善吾鄉閭

之賢而未濟貧而失所有事而不克即舉者未嘗不沐其惠撫育諸兒而教之以義無人已之别使吾父無吉甫之感今其兒鑑祿位垂及而為母者卒無以際方進之養則吾終天之恨曷其極耶維時縉紳之士有聞知之者莫不為之酸鼻而悖志焉良於言者又從而悼之以辭鑑掇而次之得若干篇澣以為帙請序其首嗟夫假繼相合兼愛不謹而嫌隙易生以慈孝而全天性者在古昔已難其人矣以舜為子而不能使其母為不嚚

以曾參為夫而不能自保其不盡於再娶履霜之辭讀之令人可恨而可悲也是書也固足以見杜氏之賢而鑑也能汲汲於追報其母而亟為不朽計者乃爾亦孝子也夫賢母之與孝子史氏之所必書其有請也安得而不序

再贈唐縣丞宋公序

惟公佐唐以正統甲子之春報初政於京師燕岳正託姻生致區區之愛僭為諷辭上之公受而讀之曰子之

言良是是命之矣厥既親政廉其操慎其事勤集其功和以處其屬恭以事其上仁愛以撫綏其民人又三載於兹矣唐人大悦相與謀曰令尹與簿亦獨何心乃不念恤我衆而相若如此盍相與訟而逐之使去戴丞為尹以主我於我甚便輟穡事徒步而來訴於朝者幾萬人各懷狀首牒遮大冢宰喧叿叫呼求如所願大冢宰麾之曰衆姑退衆姑退吾方思為若等地將亟聞於上且命之矣然以例格竟不果嗚呼公何以使唐之人若

是煦煦哉夫民之於有司也凡有名義之分者皆宜戴之如父兄而無所較矣何於彼也則逐之逐之惟恐其不亟於此也則戴之戴之惟恐其不果是其逐也戴也豈唐之人能為之是非哉盖在我之所為合不合何如耳世有人謂凡天下之事皆可以詐力智巧欺而忠信仁義果無其效實不足以得匹夫匹婦之心者其亦大誣也已雖然向者公於正既不罪其僭矣今正於公能不畀其情乎乃所願公不為是矜而少驕不為是喜

而少怠固其守以終其美則於超擢之柄雖賤而不與若曰大書特書不一書俟傳循吏者之采則有所不敢遜也公行矣正請操觚以待

古歙曹氏家譜序

曹歙望也族大以分載在舊譜太學生孟晟甫行役於甘生五子皆稱克家而曰文海者尤稱白眉文海兄弟六人而同産居甘者五五人者出又六人而方來者固未艾也夫五人者固粗知其所自出矣而六人者不能

不有遺忘焉况方來者乎茍盡遺忘而不之知昭穆既遠已為路人鮮有不入歐陽永叔之誚者矣况其子孫之賢者雖有志於親親如古之人合譜會族重宗盟置田建學以聯屬骨肉者何所據而行耶文海是懼請於孟晟孟晟曰吾志也授以舊譜舊譜斷爛磨滅不復可讀討究去取僅得其宗於是定以居歙者曰八百承節兄弟為始祖訖文海子姓凡十有二代中間疑信俱傳示有待而考也書成視予且求序所以作之意嗟乎宗

法廢而族譜興世之稱士大夫者家必有作不如是則不足稱詡於人驕心一萌援名貴冒門地妄哭他人之墓者無所不有矣曹氏之譜一皆本諸世藏於前所失者既無所蹈襲其制作之精又皆寓夫孝弟仁愛之意使其詩書之脈源源不絶必有如吾所謂合譜會族重宗盟置田建學以聯屬骨肉者出足以按圖而行其志矣文海名大淵以字行好古博雅用能畫名於甘君子得其為人者觀於是舉可知也已

贈貳尹莊仕能之順義序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君子類進則治小人類進則亂亂與治其吉凶莫大焉其在乾也戒其無輔在坤也慶其得朋亦以是焉耳是故先王知之於國也則必建賢佐於家也則必擇賢配於已也則必資乎賢師友乃能大其功成其業造就其德藝所以有吉而無凶焉噫易豈虛設者哉順義去京師未百里其民多鉅家世族貴人之宗其豪者習務結交攀附諸有勢

力者為之援佑而狡黠之徒又往往恃其所能挾持官府短長以利已私寛之既弊生嚴之又禍作嘗四年而逐其簿史惡風厲俗達之遐邇或官是者人不以賀而以嗟嗟乎是果吾民之罪乎非也吾友古宋徐文煥假令順義將再考而其民戴之甚於慈母居則旦暮為之祝頌出則莫不奔走以求識其面嘗遇疾而為之請禱者塞諸途又有瓣香徒步走數十里求代於神明者聞其欲投劾去號泣而顧留者動以萬計觀風者知而上

之乃有旌異之命成化元年夏予自翰林出守興化取道順義請文煥曰何以能致此也文煥曰是吾丞四明莊君仕能力也吾謀焉仕能斷之吾行焉仕能成之吾惑焉仕能析其疑吾誤焉仕能分其謗顧我擅其位而人弗之知也吾甚惜之向者欲假寵於吾子者良以此耳嗟乎順義一邑也丞與令道同義契足以化惡厲之習為友順之歸使居廟堂者皆有是心焉則古今無不治之國也吾於是有感於易之言書之以為仕能贈庶

幾傳循吏者得之有以附載焉

送僉都御史張公守廣西序

天順改元羣姦售譏先帝雅隆濬哲虛懷納荒全大義也彼乃務盈厥貫愈肆矯誣淶陽張公時為御史冒禍力攻竟為所中留戍南丹者八年皇上即阼首賜公環袞衣既歸登延可待格于嫉娟長憲閩藩今又二年始拜僉都御史有廣西之命談者之意豈不謂公伏潛厥邦多歷年所山川之夷險道路之通塞華夷之性情官吏

之得失戰守之利害知之必周慮之必悉行之必無不當當公是任自廣迤西可無以憂其然乎哉公君子也語稱君子不器主之以德博之以才以德行才無所用而不效公在朝廷志雖未遂而姦勢已沮今當方面道無不行吏畏于上民懷于下豈嘗預試其官而素遊其土耶必如談者之見非知公者也雖然炎涼殊態用舍異觀人情則然如公之德固足起敬而挾恃一時以事狎侮者蓋亦多矣憚公將蒞或作不靖以相聒撓不可

不為之圖是又豈但不知公亦不知天者也先時姦黨凶勢虐燄薰拍天地尚不能以毫髮加公以有今日況區區者哉犯而不校又君子之量人苟知以君子處公者將無所事其忞忞矣都閫滁陽錢公於公家厚喜公道將大行期有所贈而屬正以辭正於公辱在鄉曲又出處頗類而都閫公亦遭無妄之禍而得於天者故予特列其詳如此云

永感詩序

登科之制錄及三代雖存没有間而皆書書之之法雖立義不一而皆以為榮其父母祖父母存者曰具慶曰重慶慶幸也具與重又大其幸為之幸也父存者曰嚴侍母存者曰慈侍侍奉也一親僅存既非具非重者可擬故變其例而各以所存者書之曰侍幸其猶有可侍者為之幸也乃若祖父母父母俱不存焉者雖有祿位其誰與侍是不幸也不幸而為之幸故不得已而婉其辭曰永感感者傷也永者無極之稱也使人傷而至於

無極其為不幸也亦大矣嗚呼永感之詩義其然乎景泰初科是為辛未與榮錄者殆二百人前監察御史今福建按察僉事巴蜀牟公實用永感書章而公則弗自章焉每抱錄泣曰登科者先志也先志遂而先人逝將誰榮乎於是與公同升而稱同年者多得公志形爲詩歌所以褒公之賢慰公之懷抱而悼公先世之不幸者悉矣公既帙而為書乃述其故以俾其屬燕山岳正者序之正聞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古今上下事變無所不

究知而通習自職內憲至僉外臺以得體聞於天下也久矣顧得與公論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固道德事無容議矣乃若王陵者從漢去楚楚得其母以招陵陵母乃伏劍以固陵志有若溫嶠者勇為越石通使江左其母不聽嶠乃斷裾而往母死阻歸竟違本志此二子者勳業忠誠登閎漢晉流播今古君子曰未若徐庶者遺名以全親之為是也大都志節之士多孫情飲氣於功名之會豈非累於親之存未免有所顧慮忌避乎哉且

如正者雖則不敢擬公亦嘗忝冒科目承恩之日頗以慈侍自慰及乎得罪播遷禍延老母退而慕庶無嗟及矣靜言思之縱令得似二子成功業尚不足以贖其終天之憾況區區者烏足道耶又如公者當為便為無所顧忌所以道行於一時他日功名之就足以班二子而無二子之遺恨焉嗚呼君子觀之政不必以仕而逮親不逮親者為幸不幸可也

送光祿寺丞沈公赴南京序

丹陽沈公與純先户部尚書伯威公之世孫也景泰間拜陜西省幕左副都御史吾郡芮公時與方伯器公之才實用疏薦既登朝籍典大光禄之簿比一考遽進寺丞尚書公之告終也以承重去位乃今服闋以來仍用故職莅事於南京從時格也戒行有日祖而送者皆同官同朝卿大夫士之賢者邀予以辭且曰南京根本所在大光禄地近職親固曰重矣公可惜者捨劇就閒用違其利焉耳嗟夫士之修也其志類同其出以用世也

功名之際乃有升沈小大成敗之殊者豈無其故乎哉
長沙之傅江都之相此兩生者設以蕭曹勃噲倫而擬
之豈但推而不居也耶彼將頳頸裂眥且恥且怒艴然
而拒之矣夷考厥就所謂滕金鐫玉開國傳祚之業曽
不及刀筆屠販者之什一焉豈非格于時乎雖然時之
為義蓋亦博矣推遷不常之謂時景運遞禪之謂時偶
會適遇之謂時乃若今日之時格者暫立條例以公進
退不過權一時之制詎可久恃以待天下之士哉古今

用賢自有常典顧主之者未暇思耳就如公等所陳公既以時格而去安知他日不以時格而升乎或者徒見董賈所就遂為時病非識時者也

梅下彭氏家乘序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自著世譜曰梅下彭氏家乘試嘗觀馬圖書兼舉義例精到且自序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信哉夫春秋魯史耳一煩聖筆則大典行而天下治其史視者固陋矣安成之彭歷

近四百宗之繁族派之明德業名宦之盛公季父憲副
公嘗得遺本考據類纂亦既成書矣然猶有待於家乘
作耶蓋内外大小家固國殊至如齊治之本所以篤近
而舉遠者未始異焉故處高者遠見仁人用心不止其
澤於一時也公身所學夾輔兩朝旋登三事頌聲載道
道亦行矣然而顧諟厥本方將貽謀後來假譜垂訓仰
視聖心將無同乎為諸彭者其譜視耶而史視也公子
延慶趣旨是達圖梓壽焉請予序之予惟後世君子其

知咏嘆公業者必欲推見所本以資體行讀公此書思過半矣成化八年歳次辛卯春二月既望公榜進士前史官致仕知府古燕岳正季方甫撰并書

雙壽堂詩序

魯僖之頌風雅變也其情主于美美生于愛愛之至則頌禱興焉閟宫諸什其義備矣光禄少卿周君尚文淞人也尊翁樂閒先生早居京師育德果行能修文學夫人胡氏亦以知書外閫尚文以兩親為師託籍京學期

于致用翰林學士沈公民則其弟大理左少卿民望俱以能書通顯尚文娶于沈傳外家筆法竟被召入侍文華殿拜官中書舍人遷太僕丞進光祿少卿比推恩典舉樂間受封中書舍人階徵仕郎夫人曰孺人尚文既遂榮養于是作為雙壽之堂堂成而公卿大夫士愛尚文者多美之以詩其亦魯僖之頌乎蓋嘗考諸經傳矣莊公成風不必賢聖頌聲及之孔子取焉正嘗比隣周氏親見樂間夫婦居如賓友手卷玩讀溫顏怡色盎如

春煦固樂閒之常習也乃若夫人者濃墨大書閒雅安和又閨秀之所難者食報碩果得理之宜政恐詩家深盲此外未究不能如閟宫諸什之實之備也故於序予發之

士林言別序

莆陽林君汝和以進士拜官得南京祠祭主事鄉進士之留太學者合二十有六人人別以詩詩成偕來乞序于予予笑曰某嘗承乏公郡郡諸仕寓京朝者云云之

聲尚未見息汝和非莆產耶獨好吾言吾言之莫輕重于世也又公等所知知自爲汝和地乃不嫌同異之避抵冒咻譟以附不令之籍均爲不知矣甚者采苓作而善類傷建寧之釁敎鑒不遠忘戒括囊而自貽伊慼其爲累也非細故矣請以此辭彼二十六人者相顧而笑曰先生欺予哉妍媸有定而愛憎異觀雅鄭有素而好惡殊尚眞贋有質而取舍異趣故曰兩目不相爲視兩耳不相爲聽兩心不相爲謀且叙詩者汝和志也莆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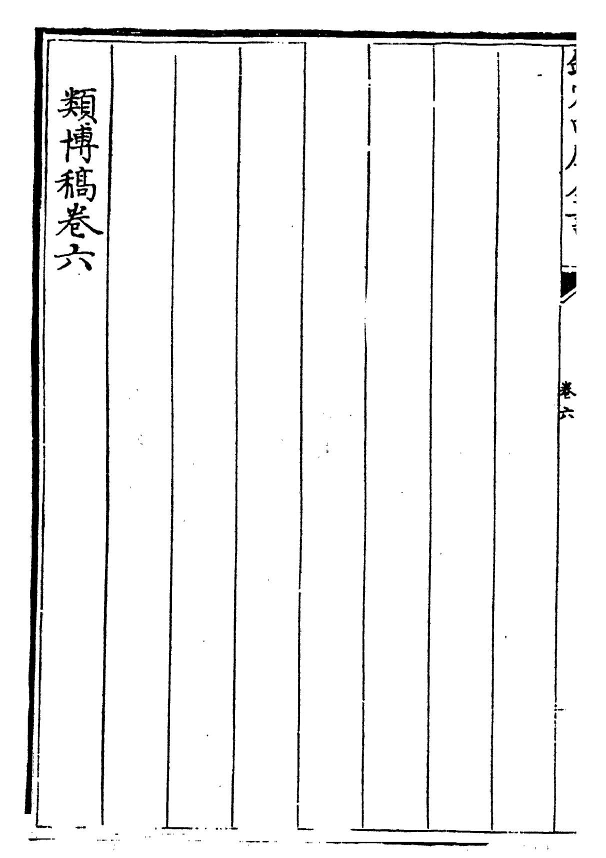
雖小夫之威明獨與西州乃生豪傑以是嚇吾等之辱也不亦甚乎嗟夫智者不得惑之以辭勇者不得讋之以死談利害於仁人之前吾固知其愀如也予用是矍然書之於珠玉之首以識吾過

送釋華朴中序

師鄞人能詩畫少遊京師余識之實因今太僕寺丞金公本清本清鄞士之佳者舉進士未第與予同籍太學為諸生工詩雅好墨竹余性於詩畫亦小解故余兩人

者皆樂從師遊景泰初元余以翰林史官奉使南服遇師于南都師時住普福普福在吳錢塘與三竺角峙地據湖山之勝山林僻性登覽未遂慕師此行心癢難藥南都人士賦詩相贈令光禄少卿周公尚文時亦邂逅請序珠玉忻然不辭意在假託文字先容山靈幸或相塵庶幾不拒成化初元始自翰林出守閩郡東南山水無避辱者而錢塘湖山則為尤甚何也葢以陪遊者有兩司諸公主遊者又有師故耳余既得謝師復北來

晤言京邸承接顏論師所造詣非復曩時豈獨於詩畫然耶史稱刮目待别信不虚矣邇者有大中貴嘗造大刹大司馬總督白公大總戎定襄伯郭公皆一代人豪亦與師善留師住之不許適上竺以虚席來請議者皆曰十刹增重須得佳士故大宗伯以師應之嗟夫三十年好一旦老别能不有感於情乎雖欲不言不可得而不言也


類博稿卷六

類博稿卷七

明 岳正 撰

記書十二首

西深堂記

正統元年丙辰朝天宫成命堅白道人治之又五年庚申道人曰嘻陰陽之運且有消長況人事乎吾所居丈室固安之要不可恃以久有也盍為菟裘之圖乎於是

秉持節鳩神遅步求得佳地焉引領之際萬醜交集峖者峙者瀦者泓者屹者之高下嚶嚶噦噦者之有聲目觸而成畫心感而成詩野馬無馭萬化以嬉不能以心想描狀者又不知其幾許也道人曰嘻安知非造物者幻之以為吾老乎乃卜吉斬茅鳩材肆工面陽負陰載經以營乃塗塈茨乃成垣墉巍巍其中廓乎其有容肅其翊惕乎如左右之竦立也奏功之日名曰西深以其去宮既西而深也吾嘗考古人之為是圖者多矣獨於李

贊皇有識焉贊皇相唐有足取者其記平泉莊曰以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吾歿之後有力者欲奪去則以此言泣而告之也嗟乎物之晦明聚散固有素定瞑目之後身非已有靈光不能常魯景陽不能常漢臨春結綺井幹麗譙不能以常陳隋況一石一木乎道人去丈室老西深得矣茍以西深為足恃吾將以贊皇譏之或曰彼知丈室之不可恃者將亦知西深之不足恃也已道人姓吳名大節鍾陵人官道録左正一堅白其私

號也

肋菴記

肋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己之末至乃謀所以增益之者作為小菴聚經史圖籍於中因以所自號肋者名之客有稱知己者過而問曰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孟德所云雞肋乎哉何謂也生慼然曰蓋亦近取諸身而已矣客稱為知己曽不諗吾處事以為行殖學以為文者乎以吾自視雖無過於古人亦無甚媿於今人也

柰何柔者謂吾彊和者謂吾捩愿者謂吾狂通者謂吾執庸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知者謂吾戇同者謂吾別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致挫言斯名慝其為窘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歛恨發憤屏舊圖新以否易泰用詘求信方且據菴危坐玩圖味書口是心然畧不嗟咨豈神靈鬼怪左執陰迷顛倒揉亂役役於斯不然何好何樂而甘為之不辭歟抑嘗思之吾之窘辱也實胁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胁之可惜故既以自喻而又以

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噱曰有是哉

竹庭記

吴松之西曰上洋上洋宜竹不種而生不殖而茂大者可椽小者可管細者可篺叢者可箒而編之可籓縱之長養而翦伐𣓁躒之不加雖不盈歲歷年而蓊乎成林不難矣用是其居人皆易而賤之有蔣定以寧者獨異其俗築館勝處環以萬竿號曰竹庭方其意與竹會則危坐命酒悠然獨酌泊然成醺叩竹而歌曰竹兮竹兮

我依我侶富貴非我期抱爾以終始其友夏芳遠者造而問之曰子之所好上洋人之所易而賤之者也顧吾淞據吳越之交水陸之珍溢乎層出而品具焉將無以充子之欲而獨於是者抑有辭乎以寧喟然作曰廣陵瓊花長安牡丹非不少且貴也昔人好之卒以亡其身而敗失其家國有如吾竹者虛中之謙圓外之和可食之養可器用之才四時而不易其色之節不灌不壤隨地而生之易淬之則堅熨之則曲之時自江以南無地

無之之有恒可謂全徳者矣至如松雖清也而或汙爵於秦梅雖潔也而或濫名於殷尚不足以肩吾竹竹吾愛之非過也芳遠不能難間以告予予曰是欲逃名者是方飄飄然洗耳濯足以為高者詎可以口舌爭邪待吾以公事過吳松為之走上洋徑造竹所試以三機觀之盋則未可也姑書此為記

宜興縣學鄉貢進士題名記

科目之制尚矣肇蹟於周滋蔓於漢枿於隋熾於唐宋

其所以尊榮主上敷庇生民而整齊世道之紛糾者皆於是乎賴我明代興聿法有道而於科目之選蓋加難焉難其選者難其人也士之致身得與於科目者不其榮乎常於京師為比郡宜興實文獻之鉅邑士之游學校以登科目者翚然後先相望然而漫漶不彰無以詔後於是邑大夫建題名之典而諸儒者師又相厥有成維既立石請予為記嗟夫貪夫死財志士殉名是典既舉而宜興士子寧無奮迅激昂而興起於功業者邪其必

仔肩有周踵武漢唐宋之賢以休隆我國家億萬年之定命者將於是乎在矣或曰近名者學士之大忌上之人實樹之名以提命之使之從從乎精進而不知止毋乃於聖人之詔相背馳歟曰不務近名者學士之自處而磯激以立教者蓋贊化之大猷况名者實之賓也實則充矣而名奚以辭哉此有司題名之意而爲士子者所宜深省也於是乎記

退菴記

四明王生嘗籍於郡庠既而歎曰使居有廬舍足以蔽風雨有田園足以供饘粥有子弟足以給使令有詩酒足以陶情性抗神塵外放形物表徜徉容與養性靈而保首領可也何必趍秦歷漢跋山涉河以勤天下之館人而徇世之所謂名與利者邪況言不能嫵媚貌不能婉娩縱使引之而上援之使升亦蹶而已矣於是去其籍謝其業營建壘而居之指其靜修之齋曰知進而不知退者常情也我之所知者惟有退焉是用識我曰退

菴以明志也夫士之生也遭明時際聖主所宜取青拾紫吐赤攄忠以求效於用顧乃偃蹇名器盤樂自如而自謂之能退也邪且天下之勢有進斯有退固未嘗進而何以退為也噫昌黎子曰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吾之退未始不為進生之退也其幾於是乎吾嘗怪夫世之人未嘗進而進之未嘗退而退之不量其力不度其德不思其分其所以招尤而速辱也亦宜矣由是觀之彼之進者而吾未之進也此之退者而吾未之退也生

之所以名菴者其亦退之進者哉生名魯字希魯儀部郎中余公天祥之莫逆游也天祥為予道其事且請為之辭於是乎記

桂山小隱記

嶺之南其大都會曰廣州廣州之邑鉅而襟帶廣南諸郡者東莞也遡東莞而北嶺之餘脈斷而復續隱然而南翔崒嵂峭拔蟠屈數里其為狀也騫如鳳翥蜿如龍游騰如怒濤激颶而起伏如鷙獸攫物而蹲關天軸地

而雄恃於邑之盛西里者桂山也桂山之右有峰焉曰蓮華者千仞層出而晴嵐烟嶂四季不同山之左有水焉曰東溟者周邈無極而蜃樓海市萬狀呈露嶺南之大觀也有自南雄之淩江走廣州泯於東莞求邑之勝槩得桂山之陽右挹蓮華之秀左瞰東溟之廣屋而居之者蔡氏也蔡氏之子其名冏字承訓者畊山之坪而食汲山之泉而飲樵山之木而爨蠶山之桑柘而衣羣山之麋鹿而友適也而釣於山之溪倦也而卧於山之

阿有勸之仕者輒瞋目而歌曰軒兮冕兮其何物兮鑕兮斧兮孰僇辱兮桂山之樂莫余奪兮遂自號曰桂山小隱求記於予予惟承訓生際明聖時出以行道立事可也顧乃懷瑾握瑜肥遯於佳山水間而謂之小隱豈能追長往不返之譏乎或曰承訓非真有意於忘世者也彼有子五人焉皆教之修治之術其次子某方為弟子員以圖仕進此其兆也夫嗚呼是豈待善價而沽之者耶請誦小山之招隱而寄聲焉吾恐承訓不能終居

此山而盤樂之也

江山秋霽圖記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為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蓰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為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濶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湯而瀲灩漫衍而漣漪者為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艪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為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為江潭皋𠑽

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暎帶者為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園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為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崖陡絶而昂伏不齊者為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髙其或嶺聳而坡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竒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虚麓而叢薄岡昇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劒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為岍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卧或深而澗

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横或草莽翳而雉兎跧伏或林木欝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游其掩暎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楊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輙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晩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邪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竒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

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尚治時諸賢彚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鬼不競以死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于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為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伈伈晛晛以干譽就俗之不暇胷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故真

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為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邪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為之記

湖山吟趣記

物相感而生事相資而成道也而知者鮮矣天地一五行也人具五行之靈秀者以此感彼而有以成位育之功豈但吟趣之間而已哉史傑孟揞者靈川人位百戶於大河之衛衛據淮淮之南其浸曰西湖其鎮曰鉢池

山山與湖接孟（指）家於其間而好詩詩得湖山之勝而益奇所謂相感而生相資而成者毋足怪也試嘗與孟哲論之河圖感而卦畫洛書感而疇第魯麟感而春秋作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疇第而範陳卦畫而易著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範陳而天下之倫序矣亂臣賊子知懼則變得其正倫得其理而天下治矣天下治則醴泉出於水䖍車銀甕出于山嘉禾芝草出於地景星卿雲甘露出於天彼感而生此資而成相為終始如循環

然吾不知孰爲天孰爲地孰爲人一五行之靈秀而流通耳吾故曰成位育之功不但吟咏之間者非虛談而孟晳於此亦嘗究心乎未也孟晳知資湖山之勝以成詩其度越諸尋常遠矣吾將進孟晳而爲此說或者以爲近大而似誇吾安敢以知道與之哉

容齋記

雲中王君以寬用指揮同知守高臺千户所嘗闢室爲燕居名以容齋且曰董安于佩絃以戒緩西門豹服韋

以防急吾欲去吾隘以拓吾量使吾身處其室而目睹其名則庶乎有所感動而吾得資之以自修也客有過者難之曰理必自然物貴天性是故強作者未必久而揉合之勢亦豈能保其不變哉且激水以機熨木以火非不能使其東西而屈伸也機不能以不敗火不能以不熄趨下之性曲直之形固自若也必如而圖坐於斯立於斯偃息恒不離於斯斯可矣乃今以三品之貴受托一方有上之當承下之不可以不理也一旦去此而

接彼彼或非道以相櫻無禮以相咈而不情以相干當此時也目既無所睹而心必忘其所謂戒以防者矣果能恬然處之而不芥蔕於懐抱間耶君不能對而以告予予曰無傷也古之人皆用之也堯舜禹湯之銘武王之戒衛武公之箴皆制外以養其中由中以應乎外之道如豹安于者不可少也夫人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心也彼水與木豈有是心哉是故世患不自强耳勉勉不已至於自然故曰學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

之謂也吾為君記之使君口誦其辭而心惟其義則自修之功無間矣於是乎書

漷縣奉勅重建記

漷𨙻縣附京師不百里永樂初置九屯募致徙者後荐沴相繼已去繼今屯遺十餘家土著之民不滿千户為之代輸田疏鹵耕費而寡穫當南北水陸之會小有力者不業本輙事輓載以逐利婦女盲於蠶織但饋饁以佐夫男加役重賦穣官吏因之以漁獵故邑無郛郭肆

市小大公守圮毀湫穢蕩如村墟郊民棚土茇茅以逃風日俗使氣仗節有怨報訐不爲死慴遠近傳爲配地選人得除目即抑首悵然賀者匪慰則唁雖吾士人亦自陋無敢舉以誇詡他邑者天順初吾得罪西戍吾伯氏以書報曰邑喜得大夫甚賢而才比吾賜環已四閱歲始入吾境則户有園圃屋有瓦甓積有庾廥畜有孳牲婦女老稚衣被鮮澤既入吾郊則貿易有集溝塍有梁延院邑治學宫棲神之祠崇祀之所有殿廡有廳堂

有廨齋舍館壇臺重有倉庫儆有庖湢或崇而隆或敞而明或閎麗而華靚雄規傑制炳然一新且復興于廢易陋為壯何為而然也詢諸父老曰由吾大夫賈侯也侯之始至實恤吾民均徭役課樹藝誅游手禁浮費攻苦食淡以身先之曾不二年弱者以健踣者以起強梁者斂避而貪并者縮朒侯度吾民之知方而可使也東西道窪瀦潦沒馬試垘而杠之應者如赴數日告成於是旋圖繕營若薪若甓若木若石若甎若灰堊釘鍱丹

漆若工之價役之餼皆以方畧致之既具上聞詔曰可
天順五年辛巳正月經始明年五月公宇成十月巡院
成又明年城隍廟成又明年七月學宮成凡為屋大小
者千有餘柱鄜故州也殘之兵燹同知州事錢唐楊思
賢氏初草具之洪武丙戌降而稱縣逮今百年其弊宜
矣兹以甚困之邑欲成巨麗之觀不資財於公不籍力
于私而吾久罷方甦之民如醉醒寐覺坐視厥就若吾
大夫之嘉惠吾鄜為吾鄜人者宜何如其報可耶其意

大夫之政已為御史所舉吾君知之吾相知之當有旌擢之褒矣儻逸駕莫攀深仁何徯子能辭而記之使嗣吾大夫者如吾大夫之用心豈惟是功也得以時葺而不壞將瀬之人亦因是而有所永賴哉噫父老之言是也况吾亦瀬人其能忘情乎大夫名貞字子固其先世居淮陽先君子宦於莒幕今為莒人當時相成大夫之志者則有若主簿光州楊先陽谷張傑典史維揚顔鏡

邑大夫士某某并列之碑陰

順義縣永濟橋記

順義之東有泉焉源於狐奴之麓秋不涸冬不氷春夏走潦溢不受詰屈宛轉南趨白浮若游龍然者四十餘里曰久遠里者順義之膏腴也適界其腹每歲梁以土木然而未成輒敗憧憧者弗之利也吾友宋人徐文煥者宰順義之二年久遠居人萬通率其同志鳩工斬石為橋三虹高丈又三從五尋横損從之半輔以欄檻飾表望鬱為一邑之觀焉通喜其功之克就乞記於予予

拒之曰九月徒杠成十月輿梁成典也民不得以干之

此其人以一橋而掠其令之美詎宜許耶又三年為成

化乙酉予自翰林出守莆陽假道順義通逰等復尋前約

期必得而後已予召而問其詳曰橋之未作沮洳濘淖

墊車溺馬於前有年矣予曰然則既有此水已有此害

何爾祖若父不作之耶曰往者典田宅以應徭役鬻子

而償征負且不羞乞丐而謀逋逃又何暇於橋予曰

然則爾輩能作之者豈原而徭蠲而賦資於公家耶不

然何其費如此之侈而為之如此之速哉曰否彼徭雖供而吾力不知困租雖輸而吾財常有餘也所以儉者給力豐者予貲未半歲而告成不覺其侈而速也予曰噫嘻爾來前吾明告爾是所謂君子之治不勤民而民自勤焉者爾安知其所以然哉且爾之力不知困而財常有餘者爾邑大夫之德政所及俾爾得以遂所圖成所利也然則是舉也豈非爾大夫之功哉皆曰然予曰物久必獘獘不修必壞壞則爾之利不能久有矣吾為

爾命之曰永濟之橋使後之宰是邑者究其所以然之故能嗣爾大夫之政以福爾爾等得以時而修之俾勿壞爾子孫亦得以世享其利於無窮因以符我命名之義於爾等可乎於是皆叩頭謝曰是所願也遂書以為記

代張某獻胡宗伯書

年月日太學生張某齋沐頓首獻書大宗伯大人先生閣下某聞事有可罪而情可矜者聞之於常人直非之

而已耳惟大人君子則能開而恕之鄙人有病狂者家人莫之能禦也一旦被髮裸裎手杖而詈於市且傷人之手與足其市人不知其病且狂也乃奮然求理於官常執法者必曰彼手杖人至於廢支體論宜如法不復計其病而狂也其良執法如古之咎繇者在上將蹙其頞顰其眉愀然其懷而為之析之曰彼誠病狂也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者過也仁者不以過殺人蓋直原之而已矣豈惟原之又從而矜之所謂事有可罪而情有

可矜者此之謂也某之事不幸類是某有衰老父少讀
神農書明草木金石之情以為業期以售諸鄉閭為農
饁婦觸寒冒暑之需初無心於名達也為有司所薦俾
給太醫事遑遑焉不敢怠若職者蓋三十餘年于兹矣
往年為飢寒所困不得已而有鄭伯之行是所謂病狂
而陷於罪者也今為州司驅叱使來就役朝令暮逐急
如烽星是不容於常執法者也竊惟某父歲年七十癯
嗽相仍數步一息片言屢喘將不久於人世者也今復

使肩荷上道跋涉艱險必至於人子所不忍言者焉縱令航之使至輿之使來亦不過奔走院署供期會於朝夕而已矣其於王事何有哉恭惟閣下朝廷之柱石儒紳之司命有海之量有山之德有棟梁之才有星斗之文章有銘鐘紀鼎之事業天下之士仰餘光而望下風者不約而同非所謂良執法如古之咎繇者歟然則上有如此之執法下有如此之罪人為罪人之子者豈忍坐視其親之困而弗之計歟固宜犯嚴冒諱涕泣往訴

而繼之以死也庸詎知其不蹙其額顰其眉愀然其懷而為之矜之也耶伏惟照察

答歸德徐晟書

正再拜徐君足下比者辱示手書稱僕送趙千戶序可與古人文字頡頏必令之古人也顧交於僕得此甚愧雖然即此可見足下與人為善之心公且明也雖不僕交僕亦將求交焉況有儀物為之先容耶僕生長京師自省事來幾二十年所接見者若貴若賤若富若貧若

賢若愚不肖盖亦多矣求其如足下之心公且明者鮮此非僕以薄待人盖嘗試而知其然也僕自植行績學十有餘年於此矣間以所得鑄而為文竊比古之作者私謂得其門戶未敢自信也於是嘗出之以驗於人人然而有非之者有笑之者有顧左右而若不聞之者間有曰小生新進而能然亦可也而僅許之者未有許之如古作者且足下與僕所處相距不適數千里之遠不識面不接談不知其人如何也而遽許許足稱情哉雖

然人不必皆識面接談而知其爲人茍見其制作之文則亦不害其許與矣是故見議論之文足以知人之造詣見謀畫之文足以知人之履歷見辯難之文足以知人之知識見舂容之文足以知人之器宇見浩汗之文足以知人之問學見激揚之文足以知人之節槩人之沉靜者於婉微之文見之人之和平者於恬淡之文見之人之收斂者於縝密之文見之人之豪放者於縱逸之文見之之數者足下不一吾見見者不過淺近之辭

耳而遽許其可入於古人之境豈以我之文其淺近不能取信於時而故爲是相戲也哉其或以至淺者有深者寓至近者有遠者存而知之耳於是而能知之者葢知文之深者也世豈無其人哉特以其私而觀之耳故笑者非者忌也若不聞而僅許者昧也惟忌也故不公惟昧也故不明也然此於僕何有哉乃猶喋喋于喙嘵嘵于聲者庸以見足下之心有超乎人人者耳夫有公且明之心超乎人人焉者雖在古之人世不相及者僕

尚景仰欣慕而恨此生之晚不獲為之執鞭況親遇其人而又有欲交之心者烏得而不願交哉此僕所以曰雖不僕交僕亦將求交焉者也雖然以足下之心之識求效于用决非區區泮水足以縶蛟龍之足者後會有期握手相歡毋論早暮茲以使者回便所宜奉酬嘉意第下第後情緒無聊懶於捉筆姑就足下所稱布露一二未得盡言乞恕狂斐為幸附奉墨竹數竿墨四笏聊充瓊玖之報外有近作數首願與足下商之足下觀其

果為如何正再拜

類博稿卷七